

激发文艺原创力 抒写时代新华章

不忘初心 继续奋进

□阿 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生产在经受市场化洗礼的过程中,对于文化的功能与作用的理解发生了相当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过分强调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而轻视其精神属性;忘记了文艺作品有提升公众审美水平、道德水准,引领人民关注现实,激发爱国情怀的庄重责任。文艺工作者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上下齐心,形成共识合力,构筑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化生态的好与坏,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受众形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好的文化生态下,创作者在审美上有高尚追求,强烈关注现实,创作的作品能够引导受众不断提升审美能力,从至美而达于至善;能够引导受众正确解读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能够引导受众强烈关注现实,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心。而这样的受众自然会促使文艺创作者提供更其审美价值,对历史与现实有更真切深入反映,更具伟大时代精神的具有崇高精神品格的作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呈现出的并不是这样的面貌。不止是文化生产者个人,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机构,庸俗地理解市场化,低估受众的文化鉴赏水平,把公众预设为只要娱乐与刺激,没有高雅精神追求的乌合之众,一味迎合。结果是把高雅的幽默变成庸俗的搞笑,把庄重的历史变成浅薄的戏说,把丰富的审美活动简化为感官刺激。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文化生产者和受众之间恶性的互动产生了:习惯了搞笑的受众会说,我要更多的搞笑;习惯了戏说的受众会说,我还要更多的戏说。你不是放弃思想与道德追求,只提供感官刺激吗?习惯了这些低层次刺激的受众自然会拒绝指向精神高处、情感深处的有追求的作品。这种互动使生产和消费者双方都加入一场娱乐狂欢,加上逐利资本的推动,我们的文

化生态出现了很大问题。这样的局面确实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总书记对当时种种文艺病相的批评言犹在耳。同时,对这些病相形成原因的分析也鞭辟入理。在我的体会中,总书记指出这些文艺病相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艺生产严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这种疏离与脱离,造成我们既不了解中国的伟大变革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如何一点一点发生,一步一步实现;也认识不到造成这个伟大变革的主力军就是我们的人民大众,他们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建设者,各行各业的人们投入的不止是简单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他们同样怀抱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怀着对劳动的热情,怀着充沛的时代激情。我常想,使中国改革宏伟蓝图以如此快的速度、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得以实现的人民,怎么可能没有高尚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很多创作者非但不能对这种健康积极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正面回应,反倒把他们预设为一群精神颓唐的消费者,并且根据这种错误的预设制造不负责任的文化产品乃至娱乐至死。在我理解中,总书记开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药方,是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正确全面地理解与书写正在发生的种种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经验,写出与伟大现实相匹配的伟大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是要让文艺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但要了解他们在时代前进中的伟大贡献,更要了解他们对于文化产品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产品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激励?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审美水平?包含

什么文化价值观的作品会有助于提升全民的道德水平?“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先贤已经耳提面命,为我们指出的正确文化路径。就我个人来说,这次来不敢对文化的引导作用与化育作用稍有忘记。我此次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蘑菇圈》应该说就是响应、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个成果。三年前,我深入基层,行走了很多地方,接触大量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强劲的消费也造成了人和环境关系的紧张。人对于自然界过度索取,到头来因为生态的恶化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自然生态问题成了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关切的问题。于是我创作了反映这种社会问题的系列小说“山珍三部曲”,被批评界誉为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三部曲”,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就一部严肃文学作品而言,这些作品出版以来,得到广泛的转载,到今天单行本也已发十多万册。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就是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作品能取得如此成绩,我想正是因应了人民大众对于绿水青山的热爱与期盼。我还记得,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就是文艺观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药方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人类自有文艺以来,文艺创作者自身不断提高,不断追求以美好的作品影响公众,促使社会更加进步、更加文明,就是一种天然的责任,就是文化发生时最崇高的初心。我将始终牢记这一点,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不忘初心,继续奋进,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责任,对奔涌向前的时代大潮、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涌现的中国故事进行同样激情充沛的言说,对于这一伟大的史诗性进程中凝结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进行洞幽入微的深入发掘。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而要创作出这种作品,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要弯下腰倾听时代的脚步,须沉下心来感受人民的脉动,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耐心和十年磨一剑的决心,用饱含热情的笔端和遒劲的笔力,热情讴歌新时代中涌现出来的美而有光辉的人和事物,从而使我们的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让文艺作品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身为江西的作家,我们是有幸的。因为江西集红色、绿色、古色、秀色于一体,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文艺创作的题材富矿。和全国发达地区相比,江西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势下,作家们如何守着相对的清贫,克服来自各方的诱惑和心底的浮躁,在创作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个人觉得首先要处理好名利与责任的关系。古人说名者利之宾,对于作家而言,名是招蜂引蝶的花,有了这朵花,才会有更多的蜜。当今时代人们成名的途径多种多样,虽然各领风骚也许只有一二载,但也给了人们以名博利的机会。我们是把作家的责任扛在肩上,以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去创作一部真实反映人民呼声的作品;还是迎合某些市场,创作并无多少教化意义、却能获利的作品?相信许多作家都曾面临过这种抉择。2005年,由拙作《夜如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在全国热播,北京某影视公司想请我继续编写一部类似的作品。我那时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翻天》。当影视公司的人开出报酬条件后,我陷入了抉择的困境,不知自己是该向金钱低头,去写一部并没有多少情感共鸣的电视剧,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以笔为锄,饱含深情地在赣南那片血染的土地上掘出一口深井,用文字的粼粼波光去映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岁月,从而折射出革命先烈们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高大身影,让远离那段历史的后世感知先烈的脉动、传承红色的基因?我考虑了整整一周,最后决定舍弃电视剧,继续创作小说《红翻天》。朋友们得知我舍弃数十万的收入而埋头创作一部内容沉重的小说后都大骂我傻,我也知道自己傻,可作为一个生长在赣南的作家,我知道自己身上扛着书写红色故事的责任——我们家族中就有两名亲人参加红军后生死未卜、下落成谜……赣南革命老区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万人……不夸张地说,赣南的每一道山岭、每一条沟坎、每一湾水渠都浸染过红军的鲜血。那些红军战士青春的生命如野草般兴盛又如野草般凋萎,血与火的洗礼锤炼着他们坚强的灵魂,这使我无法忘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名的,更多是无名的英烈们。他们的故事悲壮惨烈,他们的生命多姿多彩,这世间没有任何人的臆能超越他们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一切。身为江西的作家,我必须用文学的方式再现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并让读者从中找到关于共和国缔造者们的记忆,追忆他们的高风亮节,记忆他们的铮铮铁骨,记忆他们对信念理想的孜孜追求……2009年,《红翻天》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第七届解放军文艺图书奖,入选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朋友说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我则认为,《红翻天》的获奖是评委们以独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崇敬,同时也是对作家扛着责任创作这一态度的认可与肯定。我很庆幸自己当初做了这样的抉择。我想,只有当作家选择了责任,创作时才能听见土地深处的呼吸、洞悉月下花开的幽微,才能窥见人们的喜怒哀乐,才能展现人们置身时代浪潮中灵动的身姿,并用文字滋养着与时代同行、真正鲜活和刚健的灵魂。作家要克服浮躁,在创作中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我觉得还需要解决一个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有人说生活无处不在,文学就是作家情绪的宣泄渠道,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的私事,与他人无关。作家只要愿意,自己的梦境、窗外的树木、天边的羊群都可以成为创作的主体,据此写成的诗、电影、小说、连续剧肯定也会有它特定的读者,但生活不于此,作家的书写范围也不应局限于此。当下的中国龙腾虎跃,人们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各行各业涌现出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如此火热、丰富的生活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胸襟、更开放的视野、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更高的人文站位,以饱含深情的如椽大笔去描绘时代的壮阔画卷,塑造出文学概念上的时代新人,从而让作品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真正风貌。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个人的无病呻吟,走出私语写作的象牙塔,明确为人民写作的方向,时刻牢记肩上的责任和作家的良知,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用更多大气磅礴、激动人心的文艺作品,描绘时代的波澜壮阔,记录历史的狂飙突进,热忱讴歌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民伟业,让奋进中的人民从作品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心声,更加朝气蓬勃地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克服浮躁,扎根人民的沃土,创作出根深叶茂、社会效益显著,兼具品位、格调、责任,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作家要克服浮躁、扛着责任创作

□温燕霞

文学当随时代

□熊育群

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变化,特别是对精品力作的需求,对文艺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要攀登高峰,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何创作的问题。我们沉浸在个人世界太久了,个人的情怀当然要写,但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是为人民、为中华文化繁荣、为时代立传而写作,这是文学创作应有的理想与抱负。当前文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已有的文艺理论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譬如网络时代促生了网络文学,其受众和作品数量都是海量,网络小说的流派五花八门,已无法以传统理论评价它的创作方法、审美准则、作品标准。譬如散文,在当下陷入了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散文的文学性、社会性、真实性等问题引发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文学和文学理论当随时代变化而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我们很多时候是以死的理论来套鲜活的作品,这种方法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90年代的小说,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文学进入探索时期。现在反思,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基本被西方引领,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可能是20世纪特有的现象,这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此背景下,现代主义不但取消人的价值,同时也取消了艺术的价值,以孤寂、冷漠、荒诞为旨趣,艺术只能走向终结。眼下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需要艺术家的探索精神。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学探索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传统与实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与现代理论。我们首先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的传统并没有被民众抛弃,而是被一些文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当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曾对当时国人急于投入西方文化的怀抱表示忧心。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胜于

西方文明,前者重视内心精神生活,后者重视的是物质的文明,是外表的。可是五四文人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仍是“一路向西”狂奔。反观日本,虽然也经历过全盘西化的阶段,但明治维新之后,文化界开始反思,最终回归其民族的传统。这些年跟国外作家交流多了,发现他们对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充满了敬仰之情。中国古体诗的文化魅力是跨越时空的。它非常生活化,是随感而发,既贴近生活,也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与自然连通。中国传统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抓住了生命的本质。中国在文化上对自然极其崇敬,生态文明在中国具有最高的精神形态,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温馨的、诗意的栖居在自然之中。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之后,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渐渐变成了只看重物质、经济的社会。人是有灵魂的,需要寻找灵魂与精神的归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风情,这对当前世界极具意义。风情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就不可能形成风情,风情是很美好的东西,不是想有就有,这是一种温馨的人伦。敬畏生命,崇尚真善美,在意他人,人间间充满关怀与温情,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化的。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作家不会沉溺于个人的写作状态,作家的眼光一定会看到他人。再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不仅仅关系到作家的立场、政治态度,还是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单凭想象力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是会与时代脱节的。我们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与创新,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如何认识把握这样的时代,写出时代精神,给作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迎接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写散文强调在场感,就是写自己在场的事物,哪怕是对历史的描述,也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存在。我特别重视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反映,这是自己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你

笔下的世界不是亲身经历的世界,没有感受,何来思想?想象力不是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具体的了解,想象就是概念化的,这样的作品缺乏真实的气息。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长篇散文,已经写了两年。前年我去了摩洛哥、约旦,特别是实地考察了位于约旦沙漠深处的一座人迹罕至的罗马古城。这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被发现时间并不长,当地人还搞不清它的由来。它给我很大震撼。这里牵出了世界大历史,直接联系上了海上丝绸之路。为了写好这篇散文,我今年又去了埃及,联系四川的三星堆,发现很多未解之谜。有时候,不仅是历史学家,作家也在回答历史问题。我的历史题材写作来自于田野调查,来自于它与现实的联系。深入生活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我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是在我去西藏之后,在西藏三个月的游历中,我写了三部纪实性的长篇散文。最近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费沃里·皮克翻译出版了其中一部《西藏的感动》。在意大利读者分享会上,译者说到书中的西藏与西方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得益于我深入实地的考察。为此,我经历过无数的险境,人消瘦得变了形。几天前我从美国采访回来,为下一部小说做功课。要写华侨就得深入华侨之中,了解并体验他们的生活。因为靠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广东人最早走向世界,曾作为劳工去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地,他们跟家乡的关系、其历史命运以及100年来的风云变化,恰恰是100年来世界的风云历史的一部分,写好了它就等于写好了100年来的世界历史。恰好我去了开平赤坎镇采访,镇上的两大家族跟广东的历史联系紧密,跟国家的命运联系紧密,跟世界的历史风云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想在新作中从两大家族的历史中引出更为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作家无论创作什么题材,心中都要有人民,要有大爱,要有悲悯情怀,艺术的境界因为这样的爱才会得到升华。

朔方 2018年第九期要目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热烈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年 喜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荣光彩”主题征文获奖作品选辑 重读 散文随笔 诗歌 纪实 悦读

《扬子江》评论 2018年第五期目录 大家读大家 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 王彬彬) 新作快评(主持人 王尧) 思潮与现象 青年批评家论坛·新世纪以来城市与乡土写作(二) 主编:韩松林,执行主编:丁帆,国内邮发代号为28-271,定价9.00元。欢迎邮购,免收邮资。联系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6486055。电子邮箱:yjpl@vip.sina.com。

真文 2018年第九期目录 卷首语 胡泊高地 胡正刚 张雁超 祝立根 民族书写 胡兴高 李俊 李奇舒 白果玉忠 实力阵营 胡兴高 李俊 李奇舒 白果玉忠 铁柔 杨碧薇 杨斌 杨红旗 尹马 张碧猫 张翔武 赵家鹏 锐气青春 安阔 陈金珊 陈景涛 董莹时 费丹尹 李昀璐 彭然 千里孤舟 邵蓉 许红军 杨刚 杨蕊 张晖 张晋武 星空璀璨 胡天马 陈德远 楚小寒 邓溪 郭秀玲 和慧平 楚小乔 郭应国 吉克 加撒古浪 李鑫 刘常德 刘仁晋 马升红 刘金富 麦田 诺苏阿桑 丘炎山 初沐 宋明远 米吉相 穆祥涛 苏友仁 孙成龙 唐明霞 野麦 晏小树 王玫 徐尚芹 余文飞 袁嘉敏 郑阳 张尚锋 周永轩 关于“云南青年诗人作品联展”的讨论 封二、三 刘国栋布面油画

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野草 2018年第5期要目 中篇小说 钟形花 魏晓宏 郝瀚 岁在癸酉 韦院 王强之死 崔敬 毒牙 卢德坤 青萍之末 金意峰 仪式 吴天一 断奕奕 李圣洲 时光沉湎(外一篇) 叶新立 花木娘子的心痴 张岩涛 一个久违的梦境 郭汉明 诗歌 塔鱼溪小(人物卷) 沈汉方 述往思来长叹息(诗评) 汪广 临渊记 方东 草白 息羽听经 汪广 回声与反光 隐秘的回响——从《永州八记》说起 江右 墨迹 梁浩翰书法 梁浩翰 邮发代号:32-97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3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1260 双月刊 全年价:60元 主管主办:绍兴市文联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136031 投稿邮箱:ycaozazi@163.com peter-707@126.com ycaozazi@163.com